

〈在二月公園〉

音樂落到地上，便是隨處可及的——  
二月午後，冷還會更冷  
濕還會更濕，持續下去的事物  
不斷持續。我們約會，我們散步  
說數不清的話，像木管樂器  
正演奏輕巧的敘述部

而話題在搜尋的過程裡  
一種漏斗集聲的博物觀  
經過公園，在漫長的散步裡不斷相處，認識的  
一些植物名詞：三色堇，杜鵑，非洲鳳仙花  
（我們牽手，把字與物用眼睛連結  
一種瀏覽而游移的博物觀——）我說我  
看見什麼是什麼  
看什麼好看就只想著怎麼接近

美好的事物緊握在手中  
我怎能不明白痛苦此時  
也是在其外蟄伏的——

好像成長就是使人無法對於  
幸福心無旁騖；我們看見  
公園之中嚴肅的尖碑  
你跟我說那是必須承受而不可能閃躲  
規避的，一種殖民，獨裁，或者  
無私而無慈悲的界線（但絕對不會是愛）  
如此具體，乾燥，尖銳  
像音樂碰到了簧片而微微體現於物質  
然後消失無蹤

好像旗手舉起旗幟  
感情正鮮明，理智正休息  
好像只能藉由體會  
發現到鮮花與墳墓之間  
唯有火焰點點；好像堆疊的比喻  
迫使我們去談一件隱蔽的事

因為成為抽象的擔憂如此擔憂——  
倘若抽象的事物才是隨處可及的。當音樂  
始終依靠能人在外處鎖緊發條  
我們仍然要忍受內在的迴響  
像一種反抗，內顯不明；我們識別了  
草木，像羊蹄甲等等  
（我跟你說那有毒：我們的話題  
斑斕豐富，言不由衷）

殘忍的事情我們記得  
像音樂仰賴時間的前行  
鋼琴推動了柔和與暴力  
(一種闕限的博物觀：  
什麼已發生，我們嘗試接近了  
物質，認識事物的毒性與美感  
在得來不易的愛裡頭感傷)  
剛剛的碑文我們也記得  
在我們的感受中發生

我們已經繞了公園一圈  
一對手握著就不能再緊  
可以忙於約會與親吻，聽音樂  
經由樂團的巧手誕生  
讓美好的事物緊握在雙手裡  
讓痛苦在外面  
微微發出雜音